



## 父亲退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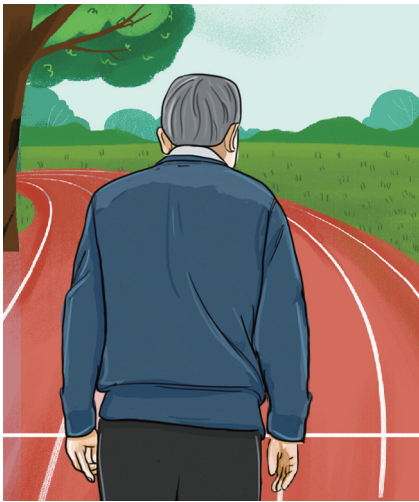
胡兆喜

30年前,父亲披着破旧的棉被,拎上叮当作响的锅碗瓢勺,豪情万丈地走进校园,踏上教书育人的人生舞台;30年后的今天,父亲又卷起简陋的行李,依依不舍地走下讲台,告别了校园。留下了30年的辛勤汗水和一腔热血,父亲,带回村庄的是一头如雪的白发,以及对杏坛难分难舍的一世情结。

18岁那年,父亲考入一所师范学校,然而第二年,父亲患上重病。本就贫困的家庭为了支撑父亲的学用已是一贫如洗,再也无力筹钱为父亲及时治病。饱受着身体和精神上双重折磨的父亲只得中途辍学回家。病情好转后,体弱的父亲挑着工具箱,四乡八村为乡人修伞配锁,聊以谋生。碰巧外乡一村小走了老师,学校了解父亲的情况后就让他留在那儿顶了缺。从此,父亲便和三尺讲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乡教了5年书,父亲婉拒人家一再请留,回到家乡,央求村长在村里办所小学校。父亲的请求得到村里人的拥护,于是父亲就把家里的三间茅草屋当作教室,寒来暑往地教起近十茬学生。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办的学校也停了……恢复高考后,父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校。两年之后,父亲走进了镇上的学校,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教师。

踌躇满志的父亲心怀万丈豪情走上新的岗位,留下母亲带着我们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在乡下艰辛劳作。常常被生活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母亲难免就对偶尔回家的父亲发怒气:“你不问庄稼也不顾孩子,这个家你不要了吗?”父亲总是一脸愧疚地笑呵呵地说:“我的时间被耽搁太多了,我要把它追回来啊。再说,我的底子薄,一边教书还得一边学习,否则误人子弟,人家会骂咱的呀。”母亲虽然埋怨,却也是知事理的人,从未因农活的繁重而拖累了父亲的工作。正当父亲一往情深地站在讲台上挥洒汗水,



播种知识时,一纸无情的退休令硬把他拉了下来。父亲急红了眼,找校领导,跑教室,说:“再让咱教几年书吧。”但最终父亲还是卷了铺盖,带着无尽的眷恋和深深的不舍回到乡下老家。

母亲告诉我说,退休回家的父亲整日急得唉声叹气,坐卧不宁。我打电话让父亲来我这里散散心。一进门,父亲就搓着双手讷讷地说:“咱急呢,闷得慌哩。唉,捏惯粉笔的手呀,握啥也不灵便了,听惯书声的耳朵听啥也不舒坦……”望着满屋里转悠的父亲,我安慰说:“您已经奋斗大半辈子了,桃李也算满天下,该歇歇了。再说,我这支‘蜡烛’不正任灼灼燃烧嘛。将来啊,您的孙子学业有成,他也会走上三尺讲台,传承咱们父子两代人的事业。”在父亲欣慰的笑容和默默赞许的目光中,我仿佛看到眼前一支、两支、三支……红红的蜡烛一边流着热热的眼泪,一边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 探头下的牵挂

马晓伟

今年暑期,考虑到岳父岳母年事渐高,又独自生活在乡下,我利用探亲休假的机会,在老屋醒目位置装了两个探头,并在我和我妻子的手机上安装了视频监控软件。从此,千里之外,岳父岳母的身影尽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

视频监控的安装,大大缓解了妻子思家念亲的离愁,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她便迫不及待地打开视频监控软件,查看二老在忙啥啥。不出意外,这个节俭眼舍不得用自来水、洗衣机的岳母,会蹲在压水井旁洗衣服,岳父不是热火朝天地打扫院子,就是给欢腾的鸡鸭投喂饲料。待岳母将衣服洗好、晾晒利索,岳父已将三轮车准备停当,催促着岳母要出发了。

岳父有到镇上喝早茶的习惯。听妻子说,年轻时岳母对岳父喝早茶颇有微词,认为那是乱花钱,可步入晚年,岳母不仅没有阻拦,还天天跟着岳父一块儿去。岳母不爱喝早茶,只为了陪伴岳父,顺便感受下小镇热腾腾的烟火气。每当透过探头,看到岳父佝偻着身子蹬起三轮车,拉着岳母幸福地驶出家门,我常有种说不出的感动。

院子里,有两棵碗口粗的橘子树。清晰记得,刚装探头时,那浓密的枝叶间挤挤挨挨缀着一个个青涩的果实,眼下已黄澄澄地挂满枝头,很是打眼,亦映衬着农家一派丰收喜人的景象。过了几天,岳父岳母会把这些甜蜜的果实摘下,精心挑选后快递给我们。我们曾劝他们,橘子随处有卖的,不必花钱从老家寄,可他们认为自家的橘子最好吃、最养人。但转念一想,他们不就一直牵挂着我们的冷暖嘛,随他们吧。

## 母亲抢了我的“台词”

刘平

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后,母亲紧闭双眼,额上、脸颊上、下巴上,深褐色的皱纹挤成一团,仿佛离开了土壤的蚯蚓,每一条都传递着痛苦的信息。

我心疼如绞,却无计可施。只能站在床边,听母亲含混不清地吃语:“我说不来,你要我来呀。”那一瞬间,我想笑,母亲怎么像个耍赖的小孩子了?但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这句话怎么可能是母亲说的?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呀。记忆中,我说过很多遍这种反悔的话,每说一次,就被大家嘲笑一次,只有母亲连笑带哄:“好好好,下次不来了。”

小时候我住在乡下,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孩子,三伏天也到处乱跑。炽热的阳光晒到身上长起痱子,继而肿成脓包,它们像熟透了的桃子一般,红通通、明晃晃,额头上、后脑勺、手臂上,全挂满了。母亲费尽心机,将我“捉”到了卫生所。医生从小药箱里拿出闪亮的小刀,对准我的殷红“桃子”轻轻一挑,脓血就“哗啦啦”冲了出来。我惊慌失措,却又毫无办法,只能一遍遍声嘶力竭地干嚎:“我说不来,你要我来呀!”母亲一边轻拍我的背,一边安慰我:“脓包割了,就好了。你别哭,回家我给你买西瓜吃,熬绿豆汤喝。”我却一直哭,不肯停。可因年幼智短,被母亲的甜言蜜语“收买”了。

术后连续几天,我们24小时陪在她的床边,为她洗脸、净身、按摩、倒尿……一遍又一遍,不

厌其烦。母亲的身上插满管子,双手也因为会在意识不清时扯断那些救命的“通道”而被装进防护袋里,绑到病床两边的护栏上。这样,酷爱自由的母亲只有嘴巴能动一动了,她不时地呻吟:“送我回家呀,受不了啦!”“我说不来,你要我来呀……”

我们只好连哄带骗:“天黑了,医院结不了账,明天就回家。”

“是你大人要你来,的,等你好了,你狠狠地打他一顿啊。”

母亲“抢”了我的台词,向来充当安抚者的母亲,现在需要我们安慰了。

终于,母亲的病情略有好转,已经有好几天没喊那句“名言”了。我也松了一口气,刚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母亲忽然大声呻吟起来:“疼啊,我说不来你要我来……”我吓得一个激灵,抬眼一看,哥哥走过来了。原来母亲瞥到她儿子进来,立刻大声喊疼,那模样正是一个狡猾的小孩,看到大人来了,立刻哭一哭,叫一叫,充分演绎了“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嘛。大家相视一笑,现在她竟然“狡猾”到会撒娇了,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现在,病痛逐渐远离母亲,她的脸成了笑容的驻扎地,看着陪在身边的儿孙们,她就忍不住笑,我看见那笑里,满足与幸福像鲜花一样怒放。

母亲“抢”了我的台词。那一刻,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微妙转换:从前,母亲是我们的避风港;而今,我们将是母亲的挡风墙。

## 那堂铭记一生的美术课

马亚伟

上了初中以后,我们才有了不再画简笔画的正式美术课。

初中美术课彭老师是位美女,气质好,懂穿衣打扮。女生们私下议论,说她是最糟糕的,但彭老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她总是笑眯眯地凑在我身边,给我指导该怎样画,有时她会握着我的手画,她的手劲儿轻盈柔韧。我知道她对我的好,可我还是不争气,怎么都画不好。那时我就知道,有些事不能强求,没有天赋的人努力一辈子,也追不上别人飞奔而去的尘土。

秋天的时候,美术课上彭老师让我们去学校外面写生。我第一次知道,写生就是从大自然中选取景色,然后用画笔画出来。我们学校外面,四周是空旷地带,满地都是绿油油的野草,还散落着非常漂亮的野菊花,远处是连绵的群山,还有隐约的村庄……美丽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我只恨自己的画笔不够给力,不能展现大自然之美的万分之

一。虽然画工不强,但我还是非常认真地画着,想要把秋日一角留在我的画纸上。

写生完毕,同学们把作品交了上去,彭老师开始点评。我心里开始打鼓,我的画肯定又是最差的。不过彭老师从未批评打击过学生,画得很差的同学她不会当堂评价,而是私下指导。我正埋头进行着自己的内心戏,忽然听到彭老师说到我的名字,她举着我的画作说:“这幅画,取景的角度是最好的。”最好的?我没有听错吧?只听她接着说:“你们看,他选取的有近景也有远景,还有特写……”彭老师说得那些话我记不清了,反正那些美术方面的专业用语我也不大懂。我牢牢记住的是她的这句话:“且不说她的功底有多好,我通过她的画,能感觉到她眼中看到了美,这就是最可贵的。我们学美术,有没有天赋一点也不重要,不是谁都有美术天赋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当画家。我们学美术,可以画不好画,但一定要懂得审美,懂得发现生活中的美。懂得审美,无论你将来做什么,都能把生活过得美好诗意……”

那样一番话,同学们都听得极为认真。那个年代的乡村中学,“审美”这样的字眼是奢侈的,连美术课都是最不受重视的,甚至经常被主课老师霸占。可是,就是这样看似无足轻重的美术课,美术老师



却给我们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后来,我开始学着欣赏美术课本上的世界名画。梵高的《向日葵》、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勒的《拾穗者》,彭老师给我们讲了画家和名画的故事,她讲的那些我都能领会。

多年过去了,我依旧画不好一幅简单的画。但我懂得了欣赏,懂得了审美,进而懂得了生活,这是彭老师教给我的。

## 永远的梨花老师

马俊

有一年,我被调到一所很偏远的山区小学教一年级。那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我见到班里有个女孩在做一朵白色的纸花。我问她要做什么,她说要送给梨花老师。梨花老师?学校没有叫梨花的老师,况且怎么能送白色的纸花给人呢?

课后我问一位同事怎么回事,这位老教师脸上立即显出哀戚的表情。她告诉我,梨花老师是十年前去世的一位老师。她有幸与梨花老师一同工作过一年。自从梨花老师去世后,这所学校的全体师生每年都会给她扫墓,已经成为一种仪式。那位要送白花给梨花老师的小女孩,其实并不认识梨花老师。梨花老师虽然没有教过小女孩,但可能教过她的父母,或者哥哥姐姐。梨花老师的故事,在这个小山村广为人们知。

梨花老师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师范毕业生。她在校园里结识了男友,两个人相约,回到山区教学,一辈子在世外桃源般的简单环境里做一对神仙眷侣。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家安在小学校里,很简陋。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他们一起用心教学,赢得了孩子们和家长的认可。因为学习成绩突出,他们有机会调入城里的学校。梨花老师态度很坚决,表示此生不改初心。可她爱人却动摇了,因为山区的条件实在太差,他觉得会影响发展。

艰苦的环境里,能够坚持一两年就不错了。有多少踌躇满志的新老师来了,因为受不了条件艰苦,撑一段时间就离开了。梨花老师因为坚守还是离开的事,总是跟爱人吵架。再加上两个人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医院说原因在梨花老师,而她却说,没孩子怎么了,我教的这些学生都是我的孩子。后来她的爱人实在忍受不了,两个人离婚了。

梨花老师孤身一人留在山里教学,很是落寞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全心投入工作中,用忙碌来抵御负面情绪,很快就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了。她又开始带着学生们大声读古诗,欢乐地做游戏,一起去山坡上采野花。孩子们都喜欢她,她也离不开孩子们。被孩子们填满的世界,是欢乐和幸福的。

梨花老师的学生,更是幸福的。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20多年,期间,梨花老师没有再婚,她觉得有孩子们就足够了。后来她的父母也去世了,她索性彻底以校为家。她教过的学生,哪个没有得到过她真诚的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她没少资助,学习差的学生她一个都没放弃。她把孩子们送出了大山,让他们飞到更远的地方,看到了更开阔的世界。

大家都说,梨花老师这样的好人一定会有神灵护佑。可谁知,她却突然离开



了。前一天她还在跟学生们一起背古诗,第二天早晨却再也没有醒来——她的病太突然。大家得知消息时,个个泣不成声。人们把她葬在一片梨花林里,让洁白的梨花年年岁岁陪伴她。从那时候起,这个小山村的人就把梨花老师当成恩人,当成英雄。除了学校的老师同学去祭奠她,不少村民也会去给她扫墓。

很多年过去了,大家觉得梨花老师从来没有离开过。

## 朴实的教育

张绍琴

威可以投靠。我的心凉了半截,让儿子做好走读的心理准备,儿子露出失望的神情,嘀咕着每天要起床更早。

第三天上,出乎意料地收到黄老师的报喜信息,说终于争取到男生寝室唯一的空位。她希望我给孩子说清楚,让孩子一定要利用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学习,争取在中考时取得理想的成绩。后来我才知道,黄老师站在家长和孩子的立场考虑,认为不应该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磨路上。她一次又一次申请,缠着校领导软磨硬泡,并且签下她将好好管理以及孩子遵守纪律的保证书,才让领导同意。

前几天科主任老师说需要家长在网上买一本教科书。我不敢马虎,迅速下单购买。快递到时正是中午,秋阳正烈,我取了快递迅速送到学校,将书放到校门口值班室后给黄老师打电话。

手机中传来黄老师睡意朦胧的声音,“喂,哪位?”我心里生出一丝愧疚,一点半,正是午休时间。

“黄老师,不好意思,我是某某,麻烦你跟我家孩子说,让他到校门口来取一下书好吗?”

刚才睡意甚浓的声音瞬间变得温暖而明亮:“我马上下楼来取,孩子在睡觉,让他多睡一会儿。”

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后来我看到好多家长在微信群留言,让黄老师转告孩子去校门口取书,无一不是黄老师亲自去代领的。

当我发微信朋友圈说,感谢黄老师把每一名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黄老师朴实地回答,“小事不足挂齿。我首先是母亲,然后才是老师。”

有人说,教育是唤醒;有人说,教育是温暖和点燃。教育家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我不知道黄老师是怎样的教育,我只知道,她用一件件小事温暖和打动着我们,也必将温暖和打动孩子们。

本版绘图 齐艳芳

岁月是一壶老酒,越酿越醇。  
故事是一盏清茶,越泡越香。  
我有酒,也有茶,  
你有故事吗?

市井故事栏目现面向爱讲故事、会讲故事的“你”征文,请把你生活中那些曾经让你流泪、让你追忆、让你欢喜、让你悸动、使你感到温暖、给你新的力量、

送你心香一瓣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来稿须知:1.本报谢绝同一内容多次以更改题目等方式重复投稿。2.本报稿酬按照季度结算。3.

来稿必须附作者基本信息及建设银行卡号以便稿酬发放,缺少信息的稿件恕不采用。

投稿邮箱:whrbzhangyl@163.com。

